

遥远而切近的爱

王英琦



I 248.1
86

02423

遥远而切近的爱

王英琦 著



200300110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遥远而切近的爱

王英琦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20册

ISBN 7-5360-1145-8 / I·1023

定价: 3.15元

内 容 提 要

女性成功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怎样的艰难和坎坷，这是世人常常忽略的。在这本中短篇小说集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女高级知识分子在情感世界的种种磨难与不幸。我们看到了一颗颗豪情勃发，然而又不安定的灵魂。在她们的天空里，除了有自信自尊，有拚搏，有竞争，同时也有缠绵的情怀和孤独无援的惆怅。

本书作者王英琦是国内知名的年轻女作家，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热土》、《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我遗失了什么》、《情到深处》；电影文学剧本《李清照》（已拍成电影）；中短篇小说集《爱之厦》等。

目 录

支点.....	1
超度.....	24
不了情.....	40
走向荒漠	108
遥远而切近的爱	190

支 点

当晚霞在西天与建筑物上留下最后一个桔红色的吻时，
A市夏日生活的真正序幕开始了……

忽明忽暗的霓虹灯亮了，川流不息的车辆减少了；分别了一天的情人们，开始到“老地方”去约会；摇着芭蕉扇的老人，在熬过了漫长的白昼后，纷纷走出天井、庭院，去寻觅最惬意的纳凉福地。至于那些挑着担子，提着电石灯的街头小贩，更是争先恐后地杀向各条马路，去占领他们认为最理想的稍纵即逝的营业场地。

方苇走在A市最繁华的一条马路上。那新买的立场不稳的高跟鞋，使她置身在潮水般的人流中，处于绝对不妙的气势。不是被挤得东倒西歪，就是狼狈不堪地向路人怀里打滑。她很后悔自己不该买这双虽然精巧，但却不实用的鞋子。

近年来，A市人口剧增，已达全省首位。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惊呼什么“知识爆炸”，其实，知识爆炸有什么可怕的，知识多只能更造福于人类本身，而像A市这样的人口爆炸，才是真正要命的事。它直接影响人的生活，破坏人的生态平衡，总有一天，人类要吃自己的亏的。

为了避开拥挤的人群，方苇决定拐入另一条街道。这条

街道是A市的核心街道，也是最清幽的街道，A市的首脑机关几乎全集中在这里。柔和的路灯，透过密匝的法国梧桐树，向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时而有几对恋人携手攀肩地出没于树影路灯下……

方苇边走边回忆着刚才与沙丽女士的那一番精彩难忘的谈话。沙丽女士是美国当代小有名气的音乐理论家，最近承担了由联邦德国发起的撰写《世界音乐史》亚洲部分的写作任务。为此，她专程来到亚洲各国，中国是她此行的第五站。在中国期间，她正好赶上在A市举行的我国二千多年前的曾侯乙墓地下音乐厅的首次彩排，于是，她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方苇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当演奏到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屈原为悼念阵亡的楚国壮士而写的祭歌《国殇》时，编钟的低沉凝重的节拍，古琴的抑扬顿挫的弹拨，加之鼓声、钟磬合击的悲壮雄浑的音响，强烈地震撼了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女士的心，她激动得热泪盈眶，毫不掩饰地向方苇流露出对中国二千多年前就取得的辉煌的音乐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

沙丽女士是位生机旺盛——旺盛得有点儿过剩的女人。她的整个身体仿佛就是用激情塑造出来的。她那张典型的混血的欧罗巴人种的脸型上，闪烁着一双火热的蓝眼睛，充满个性的嘴角，带有几分独身者倔强而不受约束的神情。她已经并不年轻——甚至完全有资格被称作半老徐娘了，但奇怪的是，在她的身上，在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上，你却找不到丁点儿那份阑珊的神态。恰恰相反，她那惊人的精气神儿，却使你仿佛感到，她不过才是个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

沙丽女士有着一副男人的身板。她的身材，对于投掷运动员来说，那是再合适再讨巧也不过的了，但对于女人来说，

却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恰恰沙丽女士本人又是那种具有丈夫气概的人，所以，她的身上，几乎没有女人的一切妩媚神态和温柔举止，包括她的一颦一蹙，一顾一盼，都是充分男性化了。她的穿着也极其随便。一件男式格子衬衫，像男人那样扎在裤子里，头发是绝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总之，她的那份漫不经心的随便劲和落拓味，使人一见便知，她绝不是那种靠珠宝的闪光和锦缎的绮丽来取悦于人的女人，她是属于那类真正的，用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才能自立于社会的妇女。

毫无疑义，她是属于方苇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不平凡的女性中的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六天前，当接到陪同沙丽女士观看地下音乐厅的彩排任务时，方苇心情十分激动。做为一个有志于把自己的终生献给音乐事业的女青年，她很高兴自己能有这样一个与异国同行切磋艺术和学习请教的机会。她曾看过沙丽女士撰写的一些有关东方音乐的评论文章，她深深为作者的独到见地与胆识所折服。尤其是作者对于以往音乐史上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特别是西欧）所做的批判，更是与方苇的见解不谋而合。本来嘛，音乐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是全人类的精神营养品，为什么只属于那些隆准高耸的家伙呢？作为炎黄子孙，方苇对于祖国源远流长的民族音乐有着深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还在音乐学院当研究生时，她就把古筝、古琴和琵琶当作倾毕生之力研究的对象，决心为继承和发展祖国的民族音乐做出贡献。她的这一宏志，得到了沙丽女士的首肯和赞扬。因为这三种古器乐，不仅代表着中国民族音乐的水准，而且也是世界各国重点研究的对象。

方苇不会忘记与沙丽女士的第一次见面。

几乎从第一面起，她就喜欢上，也可以说是爱上沙丽女士了。沙丽女士的豪迈、爽快，以及坦率得使人膛然的言谈，使方苇乍见之下，便有一种此女不凡，平生少见之感。加之沙丽女士谈话中处处显露出的那种十足的男人气——夹着烟，从容不迫地吞云吐雾，双臂交叉来回不停地踱步，以及时不时在空中来个漂亮的响指等，这一切举止行动，都使方苇觉得，沙丽女士是个十分可爱的人物。

方苇曾经抱憾生活中能够对话的女友实在太少了。见到沙丽女士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沙丽女士不仅是个口若悬河、学富五车的谈话对手，而且简直是个难以对付的谈话对手。与她谈话，你休想偷一点懒和片刻的安逸，那是真正连轴转式的谈话，时刻使人的大脑神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时刻不歇气地向你提出一千零一个问题。确实，与沙丽女士相比，方苇只得自愧弗如。相形见绌之下，她不由暗思忖：这个四十来岁的洋女人，哪来的这份精神头？

不过，方苇不能不承认，与沙丽女士的几次谈话，还是十分愉快和令人振奋的。她们谈到了欧洲的古典音乐和先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音乐，谈到了印度和印第安音乐，谈到了著名的古巴对舞，阿根廷探戈，巴西的桑巴等舞曲。她们自然也谈到了中国的楚乐，唐琵琶，敦煌曲谱，最后，还谈到了江南的丝竹音乐和广东音乐……沙丽女士对于中国的古曲《阳关三叠》、《春江花月夜》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所表示出的极大热忱和赞誉之词，使方苇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到后来，她们的谈话竟冲出了音乐的范畴，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一切领域。从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近东诸国到古希腊古罗马城邦的兴起，从婆罗门穆斯林的文明到基督教在北欧的胜利，从查理大帝的开明

政策到凯撒的独裁统治；从英帝国疯狂的殖民扩张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再诸如什么第三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真是天体之大，原子之微，无所不及，无所不谈。哦，那才是真正酣畅痛快，汪洋恣肆的谈话，那才真叫男人气的谈话。近一个星期的接触，她与沙丽女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可是现在，沙丽女士明天就要走了，就要离开A市了，方苇蓦然觉得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惜别之感。今天，她们的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六点零五分，直到一阵急骤的邀请沙丽女士去赴晚宴的电话铃响起时，她才歉疚地起身告辞。沙丽女士当然死拉活拽地非要方苇一块赴宴，方苇却借口有事坚辞不去。结果，沙丽女士还是没拗过方苇的倔劲儿，而不得不扫兴地独自前往。

方苇已经走得很累了……高跟鞋使她的脚吃尽了苦头。她简直不能想象那些要美不要命的姑娘，哪来那么深的脚上功夫？

她承认，在穿着和赶时髦方面，她永远是个落伍者。就在这之前不久，她还一直穿着在她看来是舒服大方，而在一般时髦女郎的眼中却是最土不过的方口平底皮鞋。要不是为了陪外宾，方苇是绝不会下狠心去买这样一双高跟鞋的——虽然她并不反对别人穿高跟鞋。

现在，该是她自讨苦吃的时候了。她一边步履艰难地走着，一边在心里发誓：从明天起，就把这双高跟鞋无情地打入床底，使它永世没有出头之日。

就在方苇这样恨恨地想着的时候，突然感到肠胃一阵痉挛，紧跟着无情的饥饿感便恶狠狠地向她袭来……其实，方苇早在与沙丽女士分手的当儿，肚子里已经发出了“咕咕”

的饥饿信号。只是由于刚才一路上尽想着与沙丽女士的谈话，所以才暂时使饥饿神经受到了抑制。现在回想中断了，饥饿神经又复活了，并且以更大的力量反扑。方苇决定到就近一家才开张的美其名曰“空中大观园”的西餐厅去看看。

一连换了好几口气才磕磕绊绊地爬到三楼顶的方苇，不禁被眼前的情景弄得眼花缭乱——哦，好一个名不虚传的“空中大观园”！

只见华灯炫目，彩旗缤纷，露天营业厅里错落有致地摆了几十张铺有精美台布的餐桌。一张张餐桌上衣香鬓影，觥筹交错，加之电子琴奏出的摄人心魄的音乐，使人身临其境，便有一种心旷神怡和舌底生津之感。

想不到A市还有这样一个好所在。如今的生意人，门槛是越来越精了。方苇这样想着，决定今晚就在这里用餐。可是，她很快就失望了。几十张餐桌，座无虚席。占领者绝大多数都是青年情侣，他们边吃边喝，消消停停，不住地用飞来飞去的眼神传递着感情信息，那份沉着劲，大有赖在桌上一晚不走之势。

方苇深深叹了口气，正打算打退堂鼓时，一个腮帮子极其丰满的年轻女服务员，笑盈盈地来到她身边，问道：“同志，吃西餐吗？”见方苇点点头，露出了为难之色，那女服务员笑着，做了一个让方苇跟她走的手势：“来吧，跟我走。”

方苇心里有点儿感动。从这位女服务员的身上，她切实感到现在的服务质量是提高了。不过，她很快又有了一点小小的遗憾。女服务员刚才那热情的但却缺乏美感的笑容，以及她走路严重的内八字步履，使方苇深深感到，中国的服务员有必要进行一番严格的风度训练。真的，尤其在有外宾的

情况下，服务员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

谢天谢地，女服务员终于为方苇找到了一处空席，并笑嘻嘻地拿来了菜单和餐具。尽管方苇感到她的微笑缺乏美感，但也还是忙以笑脸相报。方苇实在纳闷，今晚这个女服务员何以对自己如此友好？是因为自己长得引人注目？还是因为自己形只影单，使她产生了怜悯之心？是了，只能是因为这一点，肯定是因为这一点。方苇从刚一进入餐厅的那一瞬起，就已经从那一对对情侣投过来的诧异之中又略带点儿可怜味的目光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汤菜上齐之后，方苇开始心安理得地用餐了。她吃得很慢，倒不是她故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装点假斯文和使自己更具女性特征，而是因为她舍不得一下子把这顿美餐打发掉——她决心要慢慢品尝和消受它们。

她边吃边朝大厅扫了几眼。她看到，在大厅某些不引人注目的拐角处，有几对情侣已经不那么老实和安分了。有的旁若无人地相互调情，有的毫不含糊地将身体偎在一起，更有甚者，竟胆大包天地接起吻来了。

方苇很为这些情侣感到难堪。虽则她并不反对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但倘若超出正常所能允许的范围，而变成一种有碍观瞻的行为时，她便有些不能容忍了。她皱着眉头喝了一大口汤，似乎要把不愉快的感觉吞咽下去。就在这时，邻桌传来了几位青年女郎放肆的笑声……方苇抬眼望去，只见这几位女郎身边都伴有男友，她们都打扮得花里胡哨。看来她们为了今晚的聚餐，都下功夫打扮了一番自己，恨不能在追求服装的时髦上压倒所有的女人。她们的目光轻佻得吓人，小动作都带有一定的功夫。她们似乎也注意到了方苇，毫不掩

饰地流露出一己有男伴的骄傲，而对独自进餐的方苇表示一种小小的轻蔑。

方苇感觉到了这一点。她感到好笑。仅仅因为有了——一个男伴，就如此之得意，这些女孩子是多么的可怜和浅薄呵！

她正想着，同桌的一对中年男女餐罢离桌了。几乎与此同时，他们的空座又被另一对青年情侣占领了。

这是一对非常引人注目的情侣。小伙子长得既高且壮，气派英俊。姑娘长得小巧纤细，形貌秀丽，很有些“袖珍美人”的味道。她的娇小和那小伙子的魁伟，形成强烈的反差。“最好的和谐，产生于相异者之间。”看着这对情侣，方苇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这句古希腊格言。

点菜的时候，方苇注意到，这位姑娘的嘴巴长得尤其好看，一副随时准备撒娇的样子，她还注意到，这姑娘虽说很美，但绝没有雕饰的痕迹。穿着十分随便。一件乳白色开领很低的针织短袖衫套在她那曲线分明的身上，一条米黄色灯心绒喇叭裙剪裁得体地箍住她那丰满的臀部，加上她那瀑布般飘洒在胸前和背后的长发，使得她整个人都那样飘逸，那样秀美。

也许，她的打扮功夫正是体现在这种貌似随便和漫不经心之中？方苇于此道虽不精通，但她看得出，现代人穿着的总趋势和时髦的新标准，已转向简单、随便和实用了。

这对情侣的餐食终于上来了。其丰盛程度，不仅使方苇咋舌，就连姑娘自己也惊愕地微耸了一下俏肩。姑娘开始很有风度地用手慢慢舀着汤喝。她的手是那样纤小而白皙，就像一节鲜嫩的春笋。看到这双手，方苇不知怎么油然联想到了沙丽女士那双粗大的不亚于男子汉的手。那是一双筋脉凸起的手，一双坚强有力的女事业家的手——女强人的手。而眼前

的这双手，却是一双娇嫩的、柔弱的纤纤素手。不错，对于男人们来说，这后一种手也许更具魅力。现在国外，一些男子对于女人的偏好，不是开始转向娇小玲珑了吗？那么，眼前这个姑娘，肯定会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的。

“傻瓜，干嘛不吃，老看着我？”突然，姑娘停住了喝汤，一双深褐色秀眼妩媚地盯着小伙子。

小伙子如醉方醒般地连“哦”了几声，连忙顺从地拿起一把叉，边吃边用一种柔和得像中提琴一样委婉浑厚的声音，深情地对姑娘说：“我不想吃，我喜欢看着你吃。”

他说的是实话。从一开始，他就一直未动过餐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姑娘喝汤——确切些说，一直在饱享自己心爱的姑娘优美绝伦的姿态。他的眼光，是那样的热烈和执拗，那样的温柔和深情，可惜姑娘没有看到，否则她一定会感动的。当然，也许姑娘不用看就知道。不是说恋人和恋人之间是透明的吗？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在看着吗？那么，姑娘一定是看见了，只不过她佯装不知，有意要让自己的恋人多欣赏一会罢了。

女服务员又过来了，她拿着一叠找回的钞票递给了那小伙子。小伙子笑吟吟地接过，随手就把钞票塞进了上衣口袋。姑娘对他这一举动显然十分满意，假如他真接过钱，正儿八经地数起来，她没准会因小伙子的小气，而和他告吹。

当女服务员离去的时候，那姑娘伸直腰，做了一个娇滴滴的慵倦的姿态，这姿态显然是做给小伙子看的，为的是让小伙子比较一下，她那纤细苗条的体形与那女服务员缺乏曲线的体形的差别和优劣。

看来眼前这个姑娘是很懂得美，很会使自己的身姿与风韵都更女性化的。不过，方苇对于她这样在异性面前过分地

表现和卖弄自己的女性魅力，感到有点不舒服。爱美，这固然是女人的天性，但只为男人去美，去做出诸般的姿态，却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怜和可悲。

现在，那姑娘又开始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小女儿态了。她一面吃，一面用钢叉轻轻挠那小伙子的手背，小伙子被挠得忍不住了，便昵爱地哄那姑娘：“好了，别挠了……”

“我要挠嘛……”姑娘扭动了一下腰肢，挠得更起劲了。

小伙子苦笑了一下，只得顺从地说：“好，挠吧……”

姑娘这才露出了满足而得意的微笑。可是，姑娘又突然轻轻叫了起来。原来那小伙子的克制功夫并不过硬，终于被挠得奇痒无比，而忍不住将手背一翻，就势紧紧握住了姑娘的小手。

真是一对大孩子……方苇在心里喃喃地说。她很惊异自己今天晚上能这样沉着这样饶有兴味地欣赏一对情人的诸般小儿女态。真的，这在她从来不曾有过。说起来，方苇怪有点惭愧的。与那些从十七八岁时起，就开始在爱神的高峰上吃力地爬上爬下的小青年们相比，她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岁了，竟还从来没有接到过丘比特射出来的哪怕半支金箭。不错，她相貌平平，但也并非所有的小伙子都是以貌取人的货色。早在她下乡插队期间，就有一个德才貌都属上乘的小伙子，对她很有点意思，可她却一点不爱人家，那当然就只有算了。后来上大学，她倒是对本班一位极有才华的男同学印象不坏，偏偏人家对她又无意。就这么阴差阳错，好几年又过去了。这期间，她由于潜心于自己的专业，也由于没有遇到一个可以投桃报李的可心人，所以，三十岁了还是孤身一人。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她常常想，万一自己要是得上了

一个什么要死不得活的绝症，那才叫亏呢——竟从来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

她并非是个感情冷漠的女子，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极其热烈的女子。像一切富于幻想的姑娘一样，多少个曙色微明的清晨，凝视白昼的先锋和黑夜的后卫恋恋不舍地吻别时，她编织过许多爱情的美梦；多少个沁凉如水的夏夜，仰望繁星闪烁的夜空，她执拗地寻找过那颗属于自己的星星……

她很羡慕那些结过婚的女子，有丈夫粗壮的胳膊保护，有孩子柔软的小手抚摩。她多么渴望自己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那种身为贤妻良母的幸福滋味——她一定会是个忠于丈夫的好妻子，一个热爱孩子的好母亲的。

可是，那颗属于自己的星星，那双属于自己的胳膊，究竟在哪里呢？……

.....

“放开，我要掐了！”姑娘开始动用女人手中锐利的武器之一——威吓了。然而，这回她的武器失灵了。那小伙子不听她的，仍固执地死死地握住她的手不放。

“掐吧，我不怕。”

于是，带有情人间特有的、心领神会的恶作剧开始了。

姑娘果然就用她那纤指去掐小伙子紧握不放的手背了。她一边掐，一边问小伙子：“放不放？说，放不放？”

小伙子却满不在乎地用一种骑士风度含笑望着她，放任她的小女儿态的泛滥。

像许多善于以什么掐、拧之类施虐于情人的姑娘一样，她掐的手法很高明，只掐一层薄薄的皮，先是缓缓地，继之加大砝码。这掐法既省劲，又不伤筋骨，既不明火执仗，又

能置被掐者于疼痛不堪之地。

小伙子的手背终于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姑娘也终于停止了施虐动作。看着自己恶作剧的结果，她竟抚着小伙子的手背，心疼地流出了眼泪……

这又是何苦来呢？方苇由这位姑娘特殊的表达爱的方式，不禁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女孩子都爱把诸如考验、惩罚包括施虐当作爱情必不可少的佐料呢？这难道笼而统之都能够解释为是一种小女儿态的表现吗？难道这种带有爱情虐待狂色彩的举止行为，不会是她们爱得太深，爱得太切，爱得生怕失去的一种变态心理吗？

就在方苇凝思当儿，小伙子站了起来，征得姑娘同意后，去买冷饮了。一见只有姑娘一个人，方苇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和她谈谈的欲望。

“你们常来这里吃西餐？”方苇微笑着问那姑娘。

姑娘怔了一下，忙礼貌地答道：“不，我们只是在每月发工资的这天，才来吃一次。”姑娘说着，突然盯住方苇的眼睛，说，“你好面熟，记不清在哪见过你？”

“哦，是吗？”方苇笑着耸耸肩膀。

“你……是不是叫方苇？”姑娘终于想起来了。

方苇愣住了。她没料到姑娘果真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由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叫方苇！”

姑娘莞尔一笑：“我在田老师家见过你，我是田老师的邻居。”

原来这样。田老师是方苇现在的工作单位——戏剧音乐研究室的主任。她对方苇十分器重培养，是她第一个支持方苇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又是她积极创造条件，为方苇提供各种工作之便。